

論蘇雪林之尚武思想

吳姍姍*

〔摘要〕

蘇雪林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被譽為新文學的第一代女作家，享壽一百零三歲，著作等身，範圍遍及神話、散文、小說、戲劇、童話、雜文等；其中最被學界矚目的是《棘心》、《綠天》兩書以及神話研究，並且產生了既定的論述思維。本文提出蘇雪林的尚武思想，以凸顯其個人特質以及與同時期女作家之異別。蘇雪林的尚武精神可以解釋其一生反共反魯，以及在五四運動與學術研究上成爲一個特立獨行之人的重要心態。

關鍵詞：蘇雪林、尚武、五四運動、個人特質、理性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研究員

收稿日期：2008年10月8日，審查通過日期：2008年11月24日

責任編輯：蔡振念教授

一、前言

蘇雪林，生於民前十五年（1897）農曆二月廿四日，卒於民國八十八年（1999）國曆四月廿一日，祖籍安徽省太平縣嶺下村，原名蘇小梅，字雪林。民國八年秋天升學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將「小」字省掉，改名蘇梅。民國十年赴法，就讀吳稚暉、李石曾所辦的中法學院，主修藝術，後改修語文。民國十四年夏天，自法返國，始以字行。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與冰心、盧隱、陳衡哲、凌叔華、袁昌英、馮沅君、石評梅等人被譽為新文學第一代女作家。就一個群體而言，所以被歸類是因為某些方面具有共同特色，這中國近代文學第一代女作家開始試圖衝破傳統無形羅網，在提出人生問題的同時，要求掌握人之主體精神與自己命運。任一鳴《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衍進》一書，指出她們的文學作品顯示女性追求自我發展的具體表現有三方面：一、婚姻自主、戀愛自由，二、選擇最具女性味的「愛的哲學」母題與真善美理想，三、蘊含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和批判意識。¹由於第一代女作家此一創作特色，人們對蘇雪林的矚目多放在舊時代女性自覺之上，但因蘇雪林有一系列楚辭、神話、李義山等學術論著，故另一研究角度為屈賦或古典詩，尚有從《棘心》探究其傳奇性婚姻愛情者。²然而蘇雪林與她同時代女作家有一極大不同點——尚武，本文將以蘇雪林雜文作品為主，從尚武思想形成之原因、內容、所表現的個人特質三方面論述蘇雪林之尚武精神。

二、非浪漫亦非閨秀

關於蘇雪林一生的毀譽是兩面的：在個人性格上，有人說她的人緣不好，但她在抗戰時傾盡妝奩積蓄，捐出黃金五十餘兩，乃被譽為愛國作家；在學術上，有人說她對新文學的認識不清、觀念守舊³，有人稱讚她是文壇長青樹；⁴在行事作

¹ 任一鳴：《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衍進》（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頁31-34。

² 例如方維保：〈論蘇雪林小說的儒家文化意蘊〉，《華文文學》總第47期（2001年4月）；孟丹青：〈從《棘心》看蘇雪林的道德立場〉，《江蘇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盧松芳：〈蘇雪林：女性意識的覺醒與堅守〉，《江漢大學學報》第23卷第2期（2004年4月）。

³ 鄭明娟主編：《當代臺灣女性文學論》（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3年）。

⁴ 沈暉：〈蘇雪林——文壇的一棵長青樹〉，《蘇雪林文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

風上，她一生堅決反魯反共，有人則說她的作品是一派「政治咒語」⁵等，諸如此類，蘇雪林一生是糾葛複雜的。蘇雪林又是「最後的一位五四作家」，⁶所以，對蘇雪林深入研究並給予相對持平評價，是釐清這一位近代中國文學史上非常獨特的作家之重要課題。

蘇雪林民國十四年第一次自法歸國後，開始以美文寫散文、小說，在中國近代文學史的代表作是《綠天》、《棘心》，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稱為「迴避現實、美化生活的消極浪漫主義」。⁷論者對第一代女作家的評語亦傾向她們繡戶閨門的陰柔之美，⁸朱雙一〈蘇雪林小說的人性認知和保守傾向——《棘心》、《天馬集》略論〉指出：

在內在精神上，卻有某種一脈相通之處——一種保守主義的音調和色彩，都在這兩部小說中流轉、瀰漫著。這或許就是蘇雪林小說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特殊價值和意義之一。⁹

然而，縱觀蘇雪林一生，不論為人處世、文章風格方面，其實是個思想十分強悍的人，僅從《綠天》、《棘心》來看蘇雪林是不公允的；何況，關於《綠天》，作者曾自剖是「撒了一個美麗的謊」，¹⁰至於「閨秀派」，她在民國八十年四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著：

上午閱報，寫信與柯玉雪，將大陸蘇州大學丁瑜寄馬哲儒校長一文寄還，並加批語，以丁根據《棘心》、《綠天》二書，將我劃歸閨秀派而不滿，寄以著作表一張，問屈賦百五十萬字，是否閨秀派所能作？¹¹

年)，第一卷。

⁵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第一卷，頁296。

⁶ 馬森：〈最後的一位五四作家〉，《文訊雜誌》1999年10月，頁6-7。

⁷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卷，頁291。

⁸ 任一鳴：《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衍進》，頁36。

⁹ 杜英賢主編：《海峽兩岸蘇雪林教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亞太綜合研究院、永達技術學院，2000年），頁440。

¹⁰ 蘇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頁197。

¹¹ 成大中文系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臺南：成大出版組，1999年），第十四冊，

人們說她的散文是陰柔、浪漫的，她說那是個謊；人們把她歸為閨秀派，她又覺得不滿，那麼，蘇雪林的思想風貌是什麼呢？她曾在兩處提及這個問題，明確說出答案，即《風雨雞鳴》與《眼淚的海》¹²二書自序：

我的思想是什麼呢？說來也很簡單：第一是反共信念的早定，第二是民族文化的愛護，第三是尚武精神的發揚，第四是倫理道德擁護的頑固。
（《風雨雞鳴》自序）

我回到蔡館寫了一篇文字，題曰「一本論五四的書」，文章著墨不多，卻包括我對中國過去文化及新文化全盤的見解。這篇短文從各方面引伸起來，可以寫成幾十篇論文，可說是我一生思想的重心，也可說是我一生思想的縮影。（《眼淚的海》自序）

這兩段文詞明示：反共、民族文化、尚武、倫理道德是她的思想內容。另外，蘇雪林老年最在意的一件事是其屈賦研究，因無人問津，她自己多方奔走，終於將一系列屈原研究出版，民國七十五年二月十一日的日記寫著：

今日看自己屈賦研究，覺得很好，今日已寫不出。古人大事業每有不能及身完成之憾，而我竟能於未死前成此鉅著，實天之所以厚我者，不感不感。¹³

從以上可知，蘇雪林深具中國傳統讀書人對生命價值「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的心理，但是，這個名不是聲名或利名，¹⁴她關心的是文化問題、在意的是學術研究而不是文學創作。所以，蘇雪林的作品既非浪漫亦非閨秀，相反地，她的個性與文章風格是奮發昂揚、積極進取，而這樣的風格則由「尚武」思想所鑄造出來。

頁 365。以下簡稱《日記卷》，註明冊數。

¹² 蘇雪林：《風雨雞鳴》（臺北：源成文化公司，1977年）；蘇雪林：《眼淚的海》（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

¹³ 《日記卷》第十三冊，頁 19。

¹⁴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三十日記載：「乃知我之病因為老人病而亦雜有發表狂，所謂發表狂者，不必為名亦不必為利，只盼常有作品問世。」《日記卷》第十一冊，頁 318。

三、尚武思想形成之因

(一) 個性

是什麼因素形成蘇雪林的尚武思想？我們可以由個性、時代、理性三方面來說。個性方面，蘇雪林自幼富有男人性情：

我自幼富於男性，歡喜混在男孩子一起。¹⁵

從《我的生活》之〈兒時影事〉、〈童年瑣憶〉二文中，我們看見一個好動、愛玩的小女孩，每天的生活是掄刀舞棒、扳弓射箭、捉蟋蟀、放風箏、捕鳥、釣魚等等男孩子們玩耍的遊戲：

在七八歲以前，我和幾個年齡差不多大小的叔父、哥弟混在一淘，整天遊戲於野外，釣魚、捕蟬、捉雀兒、掏蟋蟀；或者用竹製小弓小箭賭射，木刀、木槍廝殺。¹⁶

她的童玩是自己製作弓箭、練小汽槍，還曾經在試射的時候，把祖父衙裡的衛兵嚇了一跳，在晚清年代，一個小姑娘有這麼大本事，頗需另眼相看。蘇雪林在浙江蘭谿祖父的衙署中出生成長，官家小姐的生活是有限制、必須接受調教的，但是，在小時候，上房關不住她，祖父的衙署也不夠闖蕩，自然她不愛也學不會拈針刺繡、調弄脂粉的閨閣必修功課。蘇雪林其實是一個男性化的女孩，而且富有舊時女性少有的冒險進取的精神，她心目中的英雄是秦良玉、花木蘭等巾幗：

我雖然是個女性，自幼富於尚武精神，深慕花木蘭、秦良玉和法國聖女貞德之為人。假如抗戰時期中我的年齡正當青壯，我也會去從軍。（《風雨雞鳴》自序）

¹⁵ 蘇雪林：《我的生活》（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頁26。

¹⁶ 同前註，頁14。

她的文章中屢屢剖析自己的性格：

我的性格相當頑強，同時又是五四思潮裡翻滾過來的人。……一個平日喜以「五四人」自命的人。……我的性情本來不甚溫良，……我的稟性又是那麼頑固和倔強，又愛好自由，厭惡拘束。¹⁷

在《棘心》¹⁸這部小說中，也有如下的敘述：

醒秋雖生於中國中部，卻富於燕趙之士慷慨悲歌的氣質，雖是個女子，血管中卻含有野蠻時代男人的血液。她愛宇宙間一切的壯美：愛由高山之巔看漫漫四合的雲海，大海上看赤如火焰的落日，絕壁間銀河倒瀉般的飛泉，黑夜裡千山皆紅的野燒；她愛聽雷霆聲、大風撼林木聲、錢塘八月潮聲、鏡吹聲、金戈鐵馬相擊聲。（頁七十一）

由於蘇雪林坦承《棘心》有相當大的自傳成分，學界將此書作為《浮生九四》之外的另一部回憶錄看待，因此，書中女主角醒秋的個性剛直豪爽又富有正義感應該就是作者的影子。除了男子性情之外，在少年時代，蘇雪林早已流露出舊時女性罕有的英雄氣概，一九一五年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舉國震憤，蘇雪林義憤填膺寫下一首七絕：

也能慷慨請長纓，巾幗誰云負此身。磨拭寶刀光照膽，要披巨浪斬妖鯨。

¹⁷ 蘇雪林：〈一個皈依天主教五四人的自白〉，《靈海微瀾》（臺南：聞道出版社，1980年），第三集，頁74-106。

¹⁸ 目前《棘心》有三個版本，一是民國四十五年四月，香港順風出版社三版，二是一九九八年二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兩書章節有些差異。香港順風出版社共十五章，北京燕山出版社則有十七章，多出了第二章〈自閨房踏入學校〉及第十一章〈馬沙的家庭〉，而香港版第十一章〈恨〉，在北京版標題為第十三章〈他不來歐洲〉，內容則相同。因香港版本年代較早，北京版出版時，已經過時代、政治、人事之變，多出之章節疑自蘇雪林其他自敘文章加入，因文字語句頗多重出。第三個版本是民國四十六年九月在臺增訂本，臺中光啟出版社出版，本文以最早的香港順風出版社版本為主。

在往後青、壯年流離海外的顛簸歲月又帶給她生活困頓與精神苦楚，更改變了她的一生。蘇雪林從智識啓蒙階段起，便強烈意識到弱肉強食的自然規律，她不甘成爲那個被食的弱者，所以：

我們只有驕傲，不容自卑；只有樂觀，永不失望。²⁰

面對外侮勢力，蘇雪林的理念是強悍的——「寧玉碎，不瓦全」，必要時可以粉身碎骨：

我們決非日本的對手。但我們已被日本逼到懸崖的邊沿(緣)，後退無路，寧可抱著敵人一同粉身碎骨，決不涕泣拜禱以求生。……我們寧為玉碎，不圖瓦全。便是真的要死，我們也要選擇一個堂堂的死，索取一個有代價的死！²¹

因此，蘇雪林在個性上富於男子性情、頑強、英雄氣都是形成她尚武思想的內在基因，在時代的歷練之下，則激成了蘇雪林個人風格的尚武精神。

(二) 時代

在蘇雪林長達一世紀又三年的生命中，所生活過的歲月跨越滿州王朝與民國，經歷的事件有：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國共爭權、軍閥割據、臺灣的反共抗俄、石油危機、經濟起飛、解嚴、兩岸開通、總統民選等國家大事。她的一生常和革命、改革、戰亂相終始，時代帶給她極大的不安，不安影響了生活品質，又使她常懷憂懼，在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廿七日的日記裡有：

¹⁹ 蘇雪林：〈「老冬烘」與「新青年」〉，收入蘇雪林等著：《我們的八十年》（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1年），頁17。

²⁰ 蘇雪林：〈人類的命運〉，《閒話戰爭》（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頁41。

²¹ 同前註。

我一生作夢，好夢尋覓房屋，次則存款在人手，何故如此，將來擬覓深通佛洛伊德夢理學者問問才好。²²

只此「好夢尋覓房屋」、「存款在人手」的情節，固不待佛洛伊德，蘇雪林內心深處對生活的不安與某種恐懼感是顯而易見的。以她的生年來說，少年即逢辛亥革命；長大之後，一連串的改革爭戰如影隨形，生活周而復始地面臨風雨飄搖、身家危險、朝不保夕的境地；即使臺灣以反共基地、復興寶島的形象吸引她民國四十一年自法邦萬里歸來，但是五〇年代的國民黨對大陸政策之「反共抗俄」又是另一波無形戰事，依然恐嚇著蘇雪林的心靈。甚至一九八七年開放大陸探親之後，國共關係不再極度緊繃，但是，不知是否長年處於這種政權緊張所造成的習慣性排斥，蘇雪林在兩岸溝通、中共不再是「共匪」之後，她依然認知著鬥爭，民國八十年八月廿四日的日記：

晨起，寫二頁信與顧保鵠神父，告以我近年之所以大受尊崇者，並非實際才學有以致之，乃兩岸政治鬥爭之結果耳。²³

所以，時代對蘇雪林的影響是很大的，歷史上幾次大規模戰亂與長年流離，使得蘇雪林深諳時代殘酷與生命脆弱；如果是當時的尋常婦女，或許就會無所思考地學習認命，但蘇雪林是身受五四改革思潮洗禮的女性，她了解只有積極奮鬥才有活得更可能的可能。戰亂帶來的沈重打擊使得她有一系列描述戰爭、討論戰爭的文章，那是親身經歷所體會的戰爭之苦，與過去文人的非戰作品不同：

蓋戰爭之苦，非身歷者不知，真正在戰爭漩渦裡打滾的人，其用筆決不如用刀槍之便利，所以他們不能描寫。²⁴

由於蘇雪林有深刻的時代感受、紮實的戰爭體驗，所以，時代動亂反激出內在奮鬥精神是形成她尚武思想的第二個原因。

²² 《日記卷》第八冊，頁411。

²³ 《日記卷》第十四冊，頁421。

²⁴ 蘇雪林：〈阿修羅與永久和平〉，《閒話戰爭》，頁42。

（三）理性

蘇雪林是在五四浪潮翻滾過的人，她雖然很謙虛地說自己並未直接參與五四運動，因為民國八年五月，她尚在安徽省安慶附小教書，是年秋天才前往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就讀。因此，她在世之時，始終辭稱「五四人」、「五四碩果僅存的一人」等雅號，但她承認自己與五四有間接關係，那就是她接受了五四的理性主義薰陶，且終生奉行。²⁵

辛亥革命時，蘇雪林尚值少年，或許仍是懵懂無知的。五四運動時，她已在安慶附小教了兩年書，從書刊上得知改革的理念正在北京突圍，且自己頗受鼓舞，因此，她是迂迴地接受「五四」啓發而產生崇尚理性的精神。「理性」是她服膺的人生目標，在學生時代對此觀念就有清醒的領悟，包括二三〇年代與左派人士之間的筆墨纏打都是由於「理性」，〈我的學生時代〉文中說：

我們都是舊社會出來的人，深受舊社會壓迫的痛苦，我們也都是被傳統思想束縛過的人，深知傳統思想妨礙進步之大，……我們那時所有的信仰也完全破產，但我們心龕裡卻供奉著一尊尊嚴無比儀態萬方的神明——理性。²⁶

〈我的榮與辱〉云：

我是受過五四時代理性主義薰陶的人，凡事都要講個理性。……我並不患受虐狂，當然也不愛受辱，不過當時敢向太歲頭上動土，原也抱定了為正義真理犧牲的決心。²⁷

青年人的熱心和嚮往新世界的精神是可貴的，但必須有「明智」智慧的指導，所以，蘇雪林雖是從舊時代走來的人，但她並不一味擁抱傳統，也不因時代的挺進

²⁵ 蘇雪林：〈我與五四〉，《臺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1989年5月30-31日。

²⁶ 蘇雪林：《我的生活》，頁100-101。此外，〈一個皈依天主教五四人的自白〉亦談及信仰天主教所遭受的歧視：「我經過這樣的痛苦，尚忠於信仰，並非矯情，實由我的信仰是通過理性的，不是『盲信』，也不是『硬信』。」，《靈海微瀾》第三集，頁106。

²⁷ 蘇雪林：《我的生活》，頁246-250。

思潮又一味打破傳統。傳統礙人，但行事的準則是理性，也用它來判斷事物、進行思考，例如，她認為選取適用的、科學的固有文化道德是改善社會風氣敗壞的手段：

恢復固有的文化和道德也不失是一種手段，但必須經過縝密的科學處理，去其不合時代需要者。²⁸

所謂「科學處理」即理性手段，利用科學態度來處理舊文化問題，取捨標準以是否合於時代為主，此乃依「理性」原則所作的考量。除了年輕時代如此，直至老年時的日常生活中亦可略見一二。蘇雪林自民國四十五年任教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一直住在臺南市東寧路的成大教職員宿舍，有一年家中失火，蘇雪林當下的思考是念及公家的損失而非自己，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廿九日的日記：

飯後坦然高臥，火延窗，將大熾，余身為灰燼不足惜，公家房子被此火災，將何償耶？²⁹

人是自私的，家中遭遇火災，她並沒有首先想到如何搶救自己的身家財物或者讀書人最珍愛的書籍，反而念及「公家房子」，雖然「將何償耶？」是金錢上的考量，但先公後私、以何為償的心理是一種理性的表現。再者，蘇雪林堅決反共，原因之一便是她認為共產黨實行愚民政策、不講理性，在〈教師節談往事〉文中說：

在共產主義的字典裡，不容許有「明智」這個字眼的存在。他們不許人民有思考的自由，更不許人民有權衡利弊、判斷是非的頭腦。³⁰

理智需要行動配合，徒有理智而無實踐能力、或實踐而無法堅持，則理性只是飄渺口號，所以，需要尚武思想來穩固，亦即一種強悍的護衛力量，否則理性無法發揮在魔障環境下判斷是非的功能，仍然是一句空話而已。當蘇雪林用理性的角

²⁸ 蘇雪林：〈一本論五四的書〉，《眼淚的海》（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頁213。

²⁹ 《日記卷》第十二冊，頁184。

³⁰ 蘇雪林：《風雨雞鳴》，頁115。

度觀察並思索宇宙與人生時，一種不容虛無主義與強權霸力欺壓的尚武精神於焉產生。「尚武」從字面上解釋是崇尚武力，付之實際行動是主張戰爭、加強軍備，精神內涵上則是強悍進取、永不退縮。以蘇雪林的「半生事業」——反魯³¹來說，此舉被批評是一種「罵文化」，³²縱然她是因為反共而反魯，以及個人與魯迅之間的恩怨，但是《我論魯迅》一書提到另一個原因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她「反魯」實際上是「反對偶像」以及自身「正義感」使然：

共匪利用他作為霸佔文壇的工具以後，更拼命在他身上裝金抹彩，把他塑成了一尊氣象莊嚴、威儀奕赫的偶像。這尊偶像成了共產主義的代名詞，共產主義的二位一體。……

我和魯迅差不多算是同時代人，我又自命是個深知魯迅底裡的，我要做一個「活見證」，證明共匪可恥的謊言，我要剝去魯迅偶像外表燦爛的金裝，歸還它一包糞土。這是歷史給予我神聖的使命，我應該「義不容辭」負擔起來的！（《我論魯迅·自序》）

蘇雪林反對的是魯迅「偶像的危險性」，不願見全國青年「成了共產主義的精神俘虜」。偶像崇拜其實有正反兩面，當崇拜的偶像可以促使你因偶像而有所進境成長，這是偶像的正面意義；反之，若崇拜偶像令你墮入沈醉迷思，從此神散智昏，則偶像的危機實難估量了。但是，姑且不論偶像的正反價值，嚴格說來，偶像與崇拜者之間的關係畢竟不是實體對應而是虛無的，所以，如何把持住崇拜偶像的正面意義需要理性作後盾，理性也是防禦無限尚武而導致嗜殺嗜戰之平衡藥方。崇尚理性之人必定是反虛無主義者，這也表現在民國四十八年蘇雪林與覃子豪一場象徵詩的論戰，³³她從流派角度評論李金髮，指出象徵派詩人「幻覺豐富，異乎尋常」，而李金髮創作特點是：觀念聯繫的奇特，用擬人法、省略法，完全不講組織法，³⁴蘇雪林反對用這樣的「象徵性」來創作新詩，覺得象徵詩異乎尋常的「幻

³¹ 蘇雪林：《我論魯迅·自序》，（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

³² 范泓：〈看蘇雪林怎樣論魯迅〉，《粵海風》第5期，2004年。

³³ 〈新詩壇象徵派創始者李金髮〉，《自由青年》第22卷第1期，1959年。後收在蘇雪林：《文壇話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頁152-160。

³⁴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166-168。

覺」是虛無的，會將新詩引進牛角尖、走入死胡同。從她反對的理由可知蘇雪林所強調的新詩要能：講求結構、不拖沓雜亂、能朗朗上口者；而如果她認為象徵詩好處只在藏拙，³⁵那麼，蘇雪林就是主張新詩要認真地寫、確實地表達，不能造成空昧，即使——詩人運用了一種新方法。

崇理性、反虛無是蘇雪林尚武思想的第三個原因，尚武精神不僅密藏在她幼年心靈裡、亦表現在她所經歷的各期人生階段，更是縈繞她一生的基本思想傾向，在她為數極多的雜文裡，宣揚著與她同時代女性作家們所沒有觸及的觀點。³⁶因此，自身的個性以及外在時勢的造就，蘇雪林的思想是以剛強為基礎架構，而形塑出來的則是——尚武。

四、尚武思想之內容

（一）為何提倡尚武

1. 弱肉強食

蘇雪林尚武思想根源有二：一者宇宙人生是弱肉強食的，二者是中國民族性的問題。中國民性柔弱，往往必須卑弱地活著，甚至悲哀地與外侮抵抗，才能拼取自己的生存空間與權力。首先，她認為宇宙人生是殘酷的：

從廣漠無邊的星球到肉眼瞧不見的微生物，一例受著弱肉強食、天演淘汰鐵律的支配。整個宇宙，日夜在互相搏擊，互相吞噬的戰爭狀態之中；整個宇宙，充塞著眼淚、血腥、勝利者的狂笑、失敗者的哀號。……生命原是個悲劇，而人類的命運尤其慘酷，在這能自強者生存，不能自強

³⁵ 蘇雪林：〈新詩壇象徵派創始者李金髮〉：「李氏作品卻是隨筆亂寫，拖沓雜亂，無法念得上口。雖有俊語也就抵消了。但這種詩體易於藏拙，於是模仿者風起雲湧，新詩壇遂歸象徵詩佔領。上焉者如現代派的杜衡、戴望舒，所作比李氏更多一層工力，可謂青出於藍；下焉者，各校學生及所謂文藝青年，提起筆來，你也『之』，我也『而』，他也『於是』與『且夫』，已經是萬分可厭，說的話更是像巫婆的蠱詞、道士的咒語、匪盜的切口，更要叫人搖頭。」《文壇話舊》，頁159。

³⁶ 以作品而言，蘇雪林與同時期女作家不同之處在於她有專門討論戰爭的著作，以及《南明忠烈傳》一書亦以南明抗清烈士事蹟鼓勵民族氣節，但此書屬小說類，本文以雜文為主要線索，故暫不論。

者滅亡的鐵面無私的自然巨人之前，我們除了掙扎、奮鬥、向上、從死中求生、從絕望中殺出一條血路，別無辦法。³⁷

人類面對著生命的悲劇性殘酷本質，必須「掙扎奮鬥」、「死中求生」、「從絕望中殺出一條血路」，蘇雪林以字字血淚寫著生死血淚。有形生物爲了「空間」與「食物」兩大需要之取得而造成戰爭：

整個世界宛如一大戰場，鮮血之流，深逾滄海，悲號慘痛之聲，應該是上達三十三天。³⁸

這裡依然是淌著鮮血的弱肉強食鐵律，再加上時代動亂，蘇雪林親見親受一波波戰爭的威力，那不只是由美術館收藏的戰爭名畫所感受到的恐怖而已，³⁹而是身體心靈雙重的實際打擊，這些拜戰爭所賜的經驗，俱見蘇雪林《我的生活》、《人生三部曲》諸文，而《閒話戰爭》八篇更是她專門論述戰爭的文章。在《閒話戰爭》一書中，有關戰爭的部分，她指出由於大自然弱肉強食的定律，所以戰爭是必然的，人活在這種必然之中，爲求生存，唯一的方法即是強化自己，要強化自己就必須具備尚武精神，以便在殘酷的戰爭事實裡生存下去，〈閒話戰爭：戰敗者〉云：

這個世界原是個弱肉強食、生存競爭的世界，戰敗者便立刻失去了他生存的價值。⁴⁰

蘇雪林從宇宙人類的生存競爭來說明尚武的重要性，因爲除非自己甘心被欺凌消滅，否則，強悍、自立自強的思想是必須建立的。

2. 中國民族性

從潛意識角度來說，蘇雪林以貴古賤今看待事物，這表現在她對於文學作品的褒貶多所著意於傳統思想與道德，前述五〇年代批評李金髮的象徵詩以及郭良

³⁷ 蘇雪林：《風雨雞鳴·自序》。

³⁸ 蘇雪林：〈閒話戰爭：宇宙一戰場〉，《閒話戰爭》，頁1。

³⁹ 蘇雪林：《閒話戰爭·自序》。

⁴⁰ 蘇雪林：《閒話戰爭》，頁19。

蕙的《心鎖》等，⁴¹都是文壇名噪一時的事件。在文化觀念上，蘇雪林也表現出貴古傾向，她認為中國民族並非天生不武，古代文武並重，不敢偏廢，春秋時代是一個輝煌的標竿，但春秋之後就沒有民族意識了。民國二十三年國慶日發表於武昌《華中日報》之〈雙十節與民族意識〉一文云：

春秋時代，我們民族意識是很發達的。所以蠻夷猾夏，引為大戒，夷夏之防，視為要圖，「薄伐獫狁」、「薄伐西戎」為詩人之所讚美。……不但民族的獨立人格得以保全，三代以來一脈相傳的文化也得免於野蠻民族鐵蹄的蹂躪。以後的情形就不對了，從西晉迄明清，中國或半部或全部輪流屈服於異族統治之下，差不多佔歷史三分之一的時間之久。⁴²

由於民族意識消失，於是奴隸性成了中華民族的第二天性。三綱五常畸形發展，到了清代，尚武精神又被文字獄軟化，所以「我們成為地球上最大最長久的『奴隸世家』了！」。奴隸根性有兩點特色，就是缺乏自信力與富有依賴性，奴隸世家的子孫是永遠無法獨立生活的，所以我們：

要想講世界主義，先須爭得民族的獨立和自由，要想爭得獨立和自由，先須將那久被異族殘殺的「民族意識」一件寶貝找回來。⁴³

所謂「民族意識」就是蘇雪林認為早已消失的「武」的精神。中國是一個講究和平的民族，歷代文學作品不乏反戰思想，文人不惜花費筆墨、千方百計避免戰爭，長此以來造成中國民性柔弱，蘇雪林認為近代中國積弱，原因正在於「不尚武」：

鴉片戰爭以後，我們與日本及列強交綏也動輒挫敗，「東亞病夫」「東亞懦夫」之名傳遍世界，實為我中國民族之奇恥大辱。國民性之所以如此，

⁴¹ 蘇雪林：〈評兩本黃色小說：《江山美人》與《心鎖》〉，《蘇雪林作品集·短篇小說卷》（臺南：成大中文系，2006年），第一冊，頁62-73。

⁴² 成大中文系主編：《蘇雪林作品集·短篇小說卷》（臺南：成大中文系，2007年），第三冊，頁2。

⁴³ 同前註，頁4。

與中國文學反對尚武精神有關。⁴⁴

抗戰八年，全國軍民一致全力抵抗外侮，蘇雪林以為「簡直是個天大的奇蹟」。⁴⁵所以，中國民族慣性反戰、太講究圓融隨和之道，再加上清末民初的列強入侵，蘇雪林認為只有培養尚武精神、積極奮發，才能重新建立民族信心、才能以積弱之國的條件打敗強敵。

上述中國民族性的反戰思維、武德喪失是必須提倡尚武的理由，更進一步，蘇雪林認為武德喪失的原因，除了梁啟超〈新民說〉中所提出的四點：國勢統一、儒教流失、霸者摧盪、習俗之濡染之外，她認為還有一點是「文化的爛熟」。⁴⁶文化爛熟的現象，其實正是積極精神的喪失，一個民族如果過於老成，文化就不能避免爛熟與頹敗的定律，文化到了這一階段，戰禍便乘虛而入，此時如果繼續怯懦，武德便隨之消亡，不講武化則民族之亡就成為宇宙淘汰律下，順理成章的證明題，這個戰爭與文化的關係也是中國必須提倡尚武的理由。

（二）如何培養尚武精神

1. 學生從軍

蘇雪林提倡的武化精神，其根據是建築在自然界生存競爭的基礎上，而具體表現則在「建立武化」、「學生從軍」、「讀書救國」。提倡武化要以培養武德為基礎，所謂武德即「尚武精神」，也就是說文化之外亦須重視武化，而武化之建成，必須國民具備尚武精神不可。蘇雪林的青年時代，正是中國在滿清百年積弱之後的列強外侮相繼侵凌之時，國父雖建立了中華民國，但覬覦中國的日本與趁亂而起的軍閥卻連番上陣，翻攪老百姓期待安定生活的渴望，好不容易全國上下一心合力擊退日本，百姓亟欲休養生息時，接著又是同胞內亂的國共焰硝，這一長串慘酷與顛沛流離使得蘇雪林肯定「武力」的功能：

無論怎樣高尚的思想，卓越的主義，想靠口舌文字來宣傳，收效總是很

⁴⁴ 蘇雪林：〈文學作用與人生〉，《蘇雪林自選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5年），頁118。

⁴⁵ 蘇雪林：《閒話戰爭》，頁28。

⁴⁶ 蘇雪林：〈武化與武德〉，《風雨雞鳴》，頁115。

慢，靠武力往往不終朝而遍於天下。⁴⁷

武力既然重要，如何培養武力則是重要手段，最好的方法即由學生從軍。蘇雪林在抗戰前後寫了許多文章宣揚尚武思想，從《閒話戰爭》前八篇有關戰爭的內容看來，蘇雪林是主戰的，其主戰的理由是：一、爲了生存，二、創造新文化。宇宙是弱肉強食的、戰爭是悲慘的，但是戰爭雖慘酷，由於戰後的一切可以經過重建而創新，故又是必要的。既然武力重要、戰爭又不可避免，則我們就應鼓勵「從軍運動」，她認爲：

知識份子應該全體動員，或用筆、或用舌，或在都市、或入鄉村，發起一個極其廣大的從軍運動。⁴⁸

由於數千年中國文學所鼓吹的反戰思想和中國傳統「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觀念，民間普遍認爲從軍沒有出息，如今要扳正這些思考，鼓勵從軍。普通民眾因爲對國家的危機認識不清楚，那麼，知識份子更要負起責任，這不是把社會菁英送上死路，而是因應現代的戰爭是「科學戰爭」，知識份子有充分的智識擔任此一重任，故主張學生從軍。事實上，蘇雪林最終目的仍在強調一種武勇精神：

學生從軍，不但可以改正國際對我們的觀感，還可以給一般國民一種強烈的刺激，發生極大的精神效果。……我們正當提倡武勇果敢的道德、輕生尚義的精神，將這可恥的劣根性改正過來。⁴⁹

所謂「可恥的劣根性」是畏葸冷淡、苟安怕死，是「中華民族最大的劣根性」，故蘇雪林努力鼓吹一種精神力量，此力量可以救國，此精神即尚武，而需要青年學生來完成。

2. 讀書救國

「讀書救國」的觀念是主張在戰時，青年之中應有一部分人從軍，而另一部

⁴⁷ 蘇雪林：〈對戰鬥文藝的我見〉，《讀與寫》，（臺中：光啟出版社，1959年），頁99。

⁴⁸ 蘇雪林：〈從軍運動〉，《風雨雞鳴》，頁121。

⁴⁹ 蘇雪林：《風雨雞鳴》，頁131。

分青年則以讀書救國。所謂書並不單指書本上的死知識，是指一切有用學問之研究，包括從玻璃試管、蒸餾器、實驗室、實習場所得來的知識，換言之就是實用的功課，亦即理化方面的書。何以要讀實用的書？因為軍備經濟文化的建設需要大批人才，而中國始終依賴外援並非長久之計，且由於戰爭必會帶來破壞，一旦抗戰成功，建設方面的人才更需求之國中，所以，一般青年學生如果認為自己只能讀書，而且只會讀某一類的書，等到把書讀通、學問做好，再來救國，我們的生命早歸於烏有之鄉了。抗戰時期某些青年學生受到左派鼓動，覺得讀書救國是空頭支票，天天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口號，奔走政治運動，蘇雪林認為這是錯誤的作法，她強調讀書救國不嫌晚，反而正是青年學生應該戮力從事的工作，如果因為政治危殆而給自己一個荒廢的理由，這樣的損失是難以估計的：

當時各校學生氣憤填膺，血脈憤張，誰有心讀書，誰不感覺處現在情勢之下讀書的無用，要是當時教育家和社會一般有識之士，聽從學生的要求，將學校停辦，教育方針放棄，青年就白白犧牲五年三年一年最寶貴的求學光陰了。一個青年犧牲幾年求學光陰，不算什麼，全國幾千萬青年，犧牲幾年求學光陰，那損失就不是巧曆所能算的了。⁵⁰

蘇雪林從實用的角度看見時代的問題與現實的需要，所以，她提出的「讀書救國」有其特殊的關注，即：

不是一味讀自己的書，不要再像從前那些青年一樣奔走運動，白白廢時失業，更不要蹈前人覆轍，幹那殺身無補的愚行。⁵¹

在戰時倡言「讀書救國」並非讀書人逃避現實的藉口，而是未雨綢繆、為國儲才，目的是為了避免戰後引起人才恐慌，乃復國的預備，所以，在戰時，學生更需要讀書，而且要讀實用的書以利興國救國。

3. 文化尚武

尚武的提倡，最直接的理由是基於戰亂的需要，那麼，一旦社會上沒有戰爭

⁵⁰ 蘇雪林：〈讀書救國〉《人生三部曲》，（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頁109。

⁵¹ 同前註，頁110。

時，尚武思想的積極面則表現在文化的反省與維護，此乃蘇雪林尚武思想的另一層內涵。由於蘇雪林的反共與愛國背景，關於她的尚武精神或許會讓人以為是時代環境使然，即只有在對日抗戰這種民族危機情況下才促使她產生了這樣激進的思想，但是蘇雪林有其自信，在《風雨雞鳴》自序云：

我這幾篇擁護武化、鼓吹從軍的文章，不唯可用之於對日抗戰的時代，也可用於將來對付共匪，反攻復國的時代。就說國界撤除了，人類仍在，這個宇宙仍然不免於戰爭，既有戰爭，武化仍然要講。

此處很明顯地陳述她的尚武精神並不是一朝一夕或一時一地之思，而是維繫她整個思想的重心。尚武思想在戰時是必要的，而戰後或太平時代呢？蘇雪林的尚武思想繼續表現在「文化尚武」的提倡上。

蘇雪林一生中所經歷的戰爭不少，最大宗的恐怕是三〇～四〇年代的抗戰與剿匪。如果以戰爭作為劃分點的話，蘇雪林的尚武思想可以從抗戰剿匪期（民國廿六年～三十八年）、自法來臺期（民國四十一年～七十五年）、兩岸開通期（民國七十六年～八十八年）來看。這三個時期，除了外侮的日本，中共始終是蘇雪林口中的「萬惡共匪」，對她而言，那是歷史的事實，但是愈往後的年代，戰爭的形式已脫離實際上兩國或多國的武器拼鬥，更多的是文化爭鬥，所以蘇雪林的尚武思想，從抗戰剿匪時期鼓勵學生從軍轉變成國共分治後的文化尚武。換言之，抗戰期間的尚武是鼓吹青年學生加入戰爭、提倡全民武化，以實際行動拯救國家；抗戰結束，赤焰逼迫，蘇雪林再度面臨戰爭的顛沛，她輾轉香港、法國，來到臺灣，雖然教職生涯安定，但反共抗俄是另一波戰事。民國四十一年蘇雪林自法邦歸國之後繼續提倡尚武、強調戰鬥文藝：

反共抗俄是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業，也是非常艱難的事業，並非幾句口號、幾張標語、幾篇文字、幾本書籍，便可以做到的。……這中間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便是國民心理之健全和德性的優越。……培養國民心理的健全和優越的德性，固有待於學校的教育，但文藝之重要則似乎更在學校教育之上。⁵²

⁵² 蘇雪林：〈文學寫作的修養〉《讀與寫》，頁93。

戰鬥文藝的對治對象是當時所謂的黃黑文藝，蘇雪林發表了多篇文章力證戰鬥文藝的必要，她從文學作用論的立場，認為文藝對社會風氣潛移默化之力量強勝於政府的法令和輿論裁制。⁵³此時她尚武精神的內涵已不必是學生從軍，因為國共分裂並未如八年抗戰那般與外敵實際激烈的武力相見，而是軟性的精神與文宣之戰。當時的臺灣是反攻復國基地，因此，崇揚尚武思想重點在反共抗俄的基礎下提倡文藝教育，即文化尚武，目的是建立健全的國民心理與優越德性。

所謂文化尚武，是基於文學功用論而主張文藝力量深入軍中。以武化鞏固文化，其實也是以文化維持武化，因為文化如果沒有武化保護，難免面臨柔靡飄零的命運；當國家站得住腳時，為避免晏安之酖毒，故再以文化維繫武化，此乃蘇雪林尚武思想中「武化」與「文化」的相互關係。尚武目的也不是為了盛氣凌人、欺壓別國，而是為了保護國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人格的獨立，其最終目的則為了復興民族大業，⁵⁴不想讓中國人「萬世為奴」。

蘇雪林在政治選擇方面，尊崇的是民國三十八年退守來臺的國民黨政權，在她的觀念裡，此一脈絡是正統，對岸的赤色政權是妖邪，所以，她的尚武其實是反對「萬惡共匪」之亂政與毀滅文化。在中共之前，中國雖然在滿清治下一蹶不振，但因為文化力量是一個民族潛伏力量的來源，只要文化不死，國家民族總有希望，所以，文化是需要保護的：

一個民族表面的力量可以估計，而潛伏的力量卻無從估計。……中華民族的潛勢力究竟是什麼呢？第一種是民族的元氣。……民族潛勢力之另一種，是集中的精力。⁵⁵

但是，中國在維護文化的努力上，始終不夠集中精力，因此，一遇外侮即呈崩潰趨勢：

我們的經濟制度是農業而非工業，我們的社會機構是家族而非國族，我們的傳統教育，保守習慣多於進取精神，所以我們的民族性表現一種安

⁵³ 蘇雪林：〈對戰鬥文藝的我見〉《讀與寫》，頁 98。

⁵⁴ 蘇雪林：〈文藝功用與其對國民品性的影響〉《讀與寫》，頁 91-97。

⁵⁵ 蘇雪林：〈中國民族的潛勢力〉《人生三部曲》，頁 113-116。

土重遷，顧小我而忘大我，富於退嬰（縮）消極思想的色彩。⁵⁶

所以，維護文化即培養民族潛勢力，既然共匪據領大陸，反共基地除了要保護文化之外，更應養成強勢的武化精神，才能為反共復國作準備，此為蘇雪林在臺灣提倡戰鬥文藝的理念。文化尚武可以將中國歷來僅有朝廷觀念而無國家觀念的思想扭轉過來，除了在當時能維繫國家血脈、復興文化之外，同時建立並鞏固中國民眾的國家觀念，則沒有外侮則罷，一有外侮，中國又何憂何懼？

4. 為人道而戰

蘇雪林雖然尚武，尚武的直接表現是主戰，但是，蘇雪林又非絕對主戰派，原因乃在她所謂的尚武是提振民族精力，是植基於文化之上的。因此，她的主戰有條件，也就是「師出必有名」與「自衛的戰爭」；⁵⁷亦即雖然主戰，但其名為「聖戰」，也就是「為人道而戰」，並非處心積慮、強佔他國領土的「瘋戰」、「混戰」之流。所以，主戰而師出有名，此名即「為人道而戰」：

我們從事戰爭必須有個主義，……我以為文化是為人而存在，不是人為文化而存在。……再者一個民族文化若果高尚優越，任何情況之下，它都消滅不了，我們大可不必為此杞憂。⁵⁸

她所謂的「人道」是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就是有別於獸道及一切非人道的地位，其「人道主義」是指：

這個主義以人為萬物之主，應排除一切痛苦之事，謀應有之利益為目的。⁵⁹

此「以人為主」之說，主要針對大陸政權而發，人道之養成的基本要件在於人要

⁵⁶ 同前註，頁 117。

⁵⁷ 蘇雪林：〈阿修羅與永久和平〉「個人雖好作讚美戰爭的言論，但僅為過於懦怯的同胞而發，而且所讚美的也只限於自衛的戰爭。」《閒話戰爭》，頁 47。

⁵⁸ 蘇雪林：〈為人道而戰〉《閒話戰爭》，頁 30。

⁵⁹ 《閒話戰爭》，頁 32。

有自覺，當自覺到人性必須抬頭、獸性必須被制壓時，尚武精神油然會被激發出來，人類才可能超越自然，不臣服於弱肉強食的自然律，一個人才會有「生人的樂趣」。主戰的另一個出發點是爲了激勵國人：

個人雖好作讚美戰爭的言論，但僅為過於懦弱的同胞而發，而且所讚美的也只限於自衛的戰爭。……我認為戰爭不過人類蠻性遺留之大者，將來終會被文化改造。……又何妨把戰爭換個方面：與同類的戰爭，改為與自然的戰爭。⁶⁰

所以，蘇雪林肯定弱肉強食的必然律，人又必須在此必然律的擺弄之下自覺、在破壞之中創造，這是戰爭的必然、文化接受考驗的必然，是人類由禽獸般的生活裡，自己超拔，成爲宇宙主人的價值所在：

文化本是戡天的事業，也是逆天的行爲，戰勝天行，創造文化，正是我們人類的英雄、人類的偉大、人類的價值。⁶¹

由這個「自覺」觀點，蘇雪林雖然從弱肉強食、主戰角度觀察宇宙並理解人生，其出發點乍看是蠻性的，但她的主戰是爲了保全個人與文化，戰爭又何妨換個角度看待，使戰爭成爲可以創造文化的動力？蘇雪林所關注的焦點，最後仍落在人的存在之上，以及人在自覺之後所作的創造性努力。因此，主戰是爲了關懷個人生存於大自然環境中的尊嚴，而人之生存所依附的文化同時被保衛。

總結蘇雪林自言四項提倡尚武的理由，可知其尚武思想是針對反共與重揚文化而發。蘇雪林一生「反共」「反魯」，由於受到五四理性精神薰陶，又自秉仗義直言個性，在大陸變色之前早已在執教的大學裡受到左翼人士封鎖文章發表園地，甚至在當時報刊與他們展開筆鬥戰，這一種戰爭，恐怕是蘇雪林一生中，除了婚姻之外的一個深傷劇痛。當然，這也是她在民國三十八年拋別所摯愛的大姐與優渥高尚的大學教職工作，毅然遠走他鄉，輾轉香港、法國，最後在臺灣落腳，頗有大陸政權不易，誓不回鄉之慨。蘇雪林之反共與反魯是一件事情的兩面，即

⁶⁰ 《閒話戰爭》，頁 47。

⁶¹ 《閒話戰爭》，頁 40。

一面是政壇、另一面是文壇之別罷了，兩者之間有著極微妙關係。「反魯」始終被賦予負面評價，指稱為殘缺、謾罵、污衊，⁶²除了說是蘇雪林間接或直接的心理不平衡所導致的矛盾之外，「反魯」之起因，不能不考慮蘇雪林當時的自我防衛。她的尚武，其實是稟性強硬，爲了反共、維護文化，而這也是蘇雪林和她同時代女作家最大不同之處。

五、尚武思想所表現出的個人特質

思想影響一個人的行事作風，尚武思想使得蘇雪林的個性氣質表現出「忠勇」特色。關於忠，蘇雪林一生堅決反共是無庸多言的，至於她所表現出的「勇」，以下擇其對不幸福婚姻的態度、窮盡一生之力完成屈賦研究、生活中的義勇論之。

關於蘇雪林的婚姻，學者多以《棘心》爲主、《浮生九四》爲輔來討論：吳達芸〈另一種閱讀——女性自傳小說《棘心》〉、⁶³陳碧月〈蘇雪林《棘心》：徘徊在新舊衝突的杜醒秋〉、⁶⁴龍應台〈女性自我與文化衝突——比較兩本女性自傳小說〉⁶⁵等，不論這些篇章的結論是什麼，人們對蘇雪林的婚姻是相當好奇的，然而，蘇雪林對婚姻的態度，簡言之，其實是一種「勇」的精神展現。民國五十年春天，這樁不幸婚姻的男主角張寶齡先生在北京去世，蘇雪林在隔海的此岸默默地爲她有名無實的丈夫服孝。晚年又從子姪信中知道張寶齡死前很懷念她，她亦自悔沒有善盡做妻子的責任又沒有和丈夫離婚，讓他孤苦一生。民國八十年應三民書局之請，撰寫回憶錄《浮生九四》一書，蘇雪林花了半年時間，依日記、信件及記憶整理出版，她在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一日的日記中寫著：

寫了一點傳記資料，乃我在里昂城中寄宿受補習老師海蒙之勸化，皈依

⁶² 吳佳燕：〈殘缺：對蘇雪林反魯的一種深層心理探索〉，《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學報》第12卷第3期（2005年9月）；楊照：〈不快樂的蘇雪林見證不快樂的中國〉，《新新聞》第644期（1999年7月）。

⁶³ 國立成功大學編印：《慶祝蘇雪林教授百齡華誕專集》（臺南：成大中文系，1995年）。

⁶⁴ 《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第十二卷，（1998年12月）。

⁶⁵ 成大中文系編：《慶祝蘇雪林教授九秩晉五華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此外，《海峽兩岸蘇雪林教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亦有相關文章。

天主教事，我打算將張寶齡事完全隱去不說，蓋我已立誓不言彼過，婚姻不如意就不如意，算了！⁶⁶

因為「完全隱去不說」，我們在該書中無法得知這樁婚姻到底發生什麼事？⁶⁷在其他雜文中的訊息也只是蛛絲馬跡而已。學者對《棘心》的自傳色彩多給予保守性評價，但蘇雪林對自己的婚姻是負責的，由於負責，所以能肯定這份「不如意」，所以能「對愛情倒盡胃口」卻還能如此善始善終。至於她的屈賦研究，蘇雪林生前千方百計出版此一系列書籍，或許人總是敝帚自珍，但是，蘇雪林生前已知她的屈賦研究得不到贊同，有人視為「野狐禪」，蘇雪林仍決意要在有生之年將書印出，她心裡很清楚此書的銷路，但她也斬釘截鐵地相信「要等五十年、百年後的知音」。⁶⁸在她一生中，與許多人在文字上針鋒相對，那些文章除了編輯者自行更動之外，她在文章後面常署明「文責自負」一語。不論蘇雪林的屈賦研究是學術巨擘或敝帚自珍，不論她在文壇的功過是非，這樣的自信、對作品的態度，正是「勇」的表現，因為蘇雪林表現了「我自己負責」的勇氣。

此外，蘇雪林對一棵樹的義勇更令人心折。民國三十七年，蘇雪林任教的武漢大學遷校四川樂山，當時與袁昌英（蘭子）共事，袁執教外文系，蘇在中文系，二人時相往來，在十一月廿九日的日記中寫著一件事：

到蘭子家，適有某生在問書，刺刺不休，余看觀察二份，乃向蘭子借一鋸，黃嫂持刀相隨。到曹操廟附近鋸斷巨藤數條，以拯松樹。蓋藤盤樹身，年深月久，嵌入樹身之內，樹液難以運行，終致枯死，松林中被如此纏死者已不少。本校管理樹林者竟置不問，余昨日偶然瞥見，心有不忍，故今日決心為之除害。⁶⁹

⁶⁶ 《日記卷》第十四冊，頁 293。

⁶⁷ 在《棘心》一書中可知醒秋的婚姻是為了安慰母親，而現實情況是蘇雪林與張寶齡婚後即因個性迥異而家庭生活不美滿。據《棘心》所述，醒秋在法國時與叔建通信，由信中談話內容早已覺知兩人價值觀相異，但「個性不合」的含意太廣泛，每一段不美滿婚姻的箇中實情畢竟是複雜的。

⁶⁸ 蘇雪林：〈談文人的出書賣書〉《蘇雪林作品集·短篇文章卷》第三冊，頁 108。

⁶⁹ 《日記卷》第一冊，頁 36。

對一棵樹如此見義勇爲，時當亂世，人人自危，她救樹的深情舉措不能不令人感動。民國三十九年，蘇雪林二度赴法國尋找屈賦神話研究資料，以現在的眼光看來，多少有一些遊學色彩，在《三大聖地的巡禮》一書，記載她旅途中對白楊樹的看法：

我於樹木中對白楊特別愛好。中國人把白楊種在墳場裡，把它特派作死人的樹，一提到它，便引起蕭森陰慘的情感，說什麼「白楊多悲風，蕭蕭愁煞人」。……實際上，白楊固然「多風」卻並不「愁人」，無寧說活潑喜樂，像青年人的好動，是由於生機過於洋溢，阻遏不住。它不是死人的樹，卻是青年的樹啊！⁷⁰

中國人看待白楊樹是蕭蕭愁人，在蘇雪林眼中卻成活潑喜樂、生機洋溢、是青年人的樹，這種獨特的心眼，足可見其性格中的剛強氣質了。

再者，蘇雪林在世超過一百年，人間百年本屬難得，更難得的是她在老年始終孜孜不倦於「活動」，這包括身體心靈兩方面。我們在她的日記裡可以知道她晚年總是想辦法自己做運動，每天一定要甩手、散步，我們也看到一個老人努力面對自己殘酷的衰老，這種不堪持續著非常久的時間，因為她時常知道自己「太老了」，但每每又未蒙上主恩召，蘇雪林就生活在這種無盡的痛苦之中：

人到暮年，生趣已盡，而至親好友如秋深黃葉，逐一飄零，情景之淒涼，更無可言喻。只叫你感覺「後死」更為不幸，因為他們已懸崖撒手，所留下的如山憂患，都壓向你的肩頭，你獨自一人，實感承擔不起。人生，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嗎？⁷¹

在她的日記裡，處處可見一個老人敏銳地感受著青年時代就已知且肯定的自然淘汰律，朋友——都先一步去了，自己——老弱孤單，而大自然又不肯將她收了去，面對這種無情無奈的痛苦與煎熬，蘇雪林仍然扛著這份憂患努力活著，這又是她的「勇」。日記裡，清楚地鋪現一個孤單老人如何活著的現實寫真，在煎熬之中，

⁷⁰ 蘇雪林：《三大聖地的巡禮》（臺中：光啟出版社，1957年），頁7。

⁷¹ 蘇雪林：〈哭蘭子〉，《蘇雪林自選集》，頁158。

她依然堅持努力。民國七十四年蘇雪林八十九歲，她在三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著：

晨醒頗早，起來小解後又回床上，想再作小睡，誰知一覺竟睡到近九時，悔之不及，可見人生就是努力的戰場，必須寸寸戰步之戰，稍一疏懶，遂將寶貴光陰糟蹋了。⁷²

八十九歲的老人如此惜陰，持續讀書寫作、活動心靈，將心比心，思之教人難忍傷懷。她晚年的生活是每天看一大堆報紙雜誌，民國七十四年八月十三日的日記有：

得信件三份，……看古典文學，……又看中華副刊，剪了宗白華及夏元瑜等文章，始知宗氏已逝於大陸，壽八十八歲。又看婦友，一個下午又報銷矣，真堪痛哭流涕者也。⁷³

蘇雪林常言「自知大限不遠」，面對這種極度自知的逐漸老去的揪心，她的反應是繼續努力活著，這並非僅是她腦海中的一個概念而已，蘇雪林是身體力行的，這也會是睡覺睡過頭或一個下午報銷，就「真堪痛哭流涕」的表白。《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十五冊停筆於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一日，但《日記卷》第十五冊頁首所刊的手跡是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二十日，那是一篇未完的日記。⁷⁴蘇雪林逝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廿一日，她是無日不寫日記的人，這中間的兩年多空白並非懶惰，是住進安養中心而輟筆，這是無奈。更重要的是蘇雪林民國八十五年的日記手稿幾乎已不能辨識，所以，是年的日記只選了每月一日的內容刊出，她堅持繼續寫，但眼力與手力不從心，以致我們看到《日記卷》第十五冊首頁之手跡歪斜扭曲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未完的一篇，最後一個字只有一劃，這也是《日記卷》第十五冊的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二日至二十日並沒有收錄的原因，那最後一頁手跡並非為了保存其真跡存在而有意義，它印證的是蘇雪林堅毅不屈的精神，足讓後人見證這一位文藝學術創作者凡人難及的毅力——她寫到最後一劃、寫到倒下為止。

⁷² 《日記卷》第十二冊，頁 261。

⁷³ 同前註，頁 353。

⁷⁴ 見《日記卷》第十五冊首頁之手跡。

這些「勇」都是從尚武思想練就出來的力量，是除了研究者喜言女性自覺自主意識之外，蘇雪林表現更深刻的與眾不同之個人特質。

六、結語

蘇雪林和她同時期女作家相比，她的思想傾向與行事作風富有積極強烈的尚武精神，與她同時的女作家群並沒有人表現出和她相同的風格。例如較有影響力的冰心、陳衡哲等人的「問題小說」所提出的是社會中的現象，認為中國社會需要改革，蘇雪林更強烈地質疑中國民族性問題、歷史問題，並訴之強悍的文字表達。在作品題材方面，蘇雪林享譽文壇的《綠天》之後，她不再創作美文，而是寫了許多雜文；《棘心》之後，她寫的小說是《天馬集》與《南明忠烈傳》，前者改編自希臘神話，後者描寫南明烈士抗清復明的事跡，其中都有政治影射。所以，不論從作品題材或思想傾向來看，蘇雪林應該與她同時的女作家有所區隔才是。蘇雪林身為中國近代文學女作家的特色正是這份「尚武思想」，此尚武思想近似宗教情懷的堅貞與護持，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展現出蘇雪林特異獨行的個性與行事作風，印證了更多蘇雪林在文學、學術、時代、歷史上的思考角度與見解。今年（2009）是蘇雪林逝世十週年，她的屈賦研究、前塵往事、生平事跡都值得繼續討論，但「尚武思想」是我們對這位「最後的一位五四作家」所應加以關注的地方。

引用文獻

- 任一鳴：《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衍進》，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
- 成大中文系主編：《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臺南：成大出版組，1999年。
- 成大中文系主編：《蘇雪林作品集·短篇小說卷》，第三冊，臺南：成大中文系，2007年。
-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
- 蘇雪林：《棘心》，香港：順風出版社，1956年。
- ：《三大聖地的巡禮》，臺中：光啓出版社，1957年。
- ：《讀與寫》，臺中：光啓出版社，1959年。
- ：《我的生活》，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
- ：《閒話戰爭》，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
- ：《眼淚的海》，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
- ：《人生三部曲》，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
- ：《文壇話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
- ：《蘇雪林自選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5年。
- ：《風雨雞鳴》，臺北：源成文化公司，1977年。
- ：《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9年。
- ：《我論魯迅》，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
- ：《靈海微瀾》，第三集，臺南：聞道出版社，1980年。
- ：《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

On Su Xue-lin's Force Advocating Thoughts

Wu, San-San*

[Abstract]

Su xue-lin was known as on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female writers of new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She passed away at the age of 103 and left prolific works including mythology, prose, novels, dramas, fairy tales, essays...etc. Among the works, *ji xin · lu tian* and mythology research works earned academic attention most, and established a fixed mode of thinking. This essay refers to Su xue-lin's force advocating thoughts to highlight he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er and other female writers at the same period. Su xue-lin's force advocating thoughts are able to explain her attitudes toward anti- communism / anti-Lu xun and being a maverick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May-Fourth-Movement.

Keywords: Su xue-lin, force advocating, May-Fourth-Movemen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rationality

* Post-doctor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